

# 唯物史观视域下政党意识形态自结构分析

黄跃红 赵新芳

(长沙理工大学 长沙 410001)

**摘要:** 意识形态是一个政党的灵魂和旗帜,其变化轨迹是我们评估政党性质的可靠指标。立足唯物史观,历史考察政党意识形态自结构的科学内涵,全面分析政党意识形态五大要素功能,有助于多维度揭示政党意识形态诸要素相互作用规律。这为深入拓展政党意识形态研究提供了一个不能忽视的视角和可行性分析理路。

**关键词:** 唯物史观;政党意识形态自结构;内在机理

**中图分类号:** B03;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832-9317(2023)03-0048-08

**DOI:** 10.12424/HA.2023.044 **本文链接:** <https://www.oc-press.com/HA-202303-048.html>

意识形态是现代政党立党之本,其变化轨迹是我们评估政党性质的可靠指标。社会意识依赖和反映社会存在的本质特点,决定了政党意识形态的具体性、历史性、阶级性。包括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法律思想、艺术、道德、宗教、哲学等意识形态诸形式,各自独立且相互依存,如血肉一般超越了时空的局限和个人生命的际涯,通过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理论体系、制度建构五大层面熔铸和奠定政党意识形态形成、发展和变化的系统结构和实现机制。对意识形态概念的历史考察,对政党意识形态的结构分析,为揭示政党意识形态演变提供了一个不能忽视的视角和可行性分析理路。

## 一、政党意识形态的自结构

源于意识形态概念自身的不统一,政党意识形态的定义也难以统一。从唯物论的感觉论立场出发,1797年德斯杜特·德·特拉西(Antoine Destutt de Tracy, 1754—1836年,法国感觉论哲学家)首次使用“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一术语,并将其界定为

“关于观念的科学”。自此,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批评几乎同时出现,在其流过英、法和德国的思想流域,汇成两条奔腾不息的思想巨河,自然科学方法与社会科学方法不断对撞。种种贬义,以及围绕意识形态与科学技术,与幻像假象,与物化、异化和教化,与合理性合法性等等关系的争议激烈不休。大卫·麦克里兰曾如此描绘——“摇摆于肯定的和否定的含义之间,是意识形态概念的全部历史的特点”。直到19世纪四五十年代,意识形态之本质才有了科学的说明,为此说明的两位学者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看来,意识形态是作为和经济形态相对应的一个历史唯物主义重要范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不仅如此,“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就是马克思的学说”。普列汉诺夫具体将社会意识分为两个层次,较低水平的社会意识是社会心理,较高水平的社会

**基金项目:** 湖南省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专项研究项目“唯物史观视域下政党意识形态演变规律研究”(2021YBM1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黄跃红,女,湖南祁阳人,博士,长沙理工大学党史党建研究中心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

赵新芳,女,长沙理工大学在读研究生,主修专业为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

意识是思想体系。归根结底，意识形态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直接相联系的概念、观点、概念的总和，包括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道德的、艺术的、哲学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由于对意识形态的社会认识根源有意或无意的罔顾和掩盖，致使“非意识形态化”和“意识形态终结论”一度甚嚣尘上，混淆视听。然而，也确是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与现实一再提醒的，“从宗教的、哲学的和一切意识形态的观点对共产主义提出种种责难，都不值得详细讨论了。”

对意识形态概念的考察，奠定了我们探讨政党与意识形态关系的理论依据。在政党意识形态的内涵和外延上，国内外学者存在不同的诠释和侧重。俞吾金认为政党意识形态“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价值观念体”，“必然广泛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特别是社会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王长江认为政党意识形态不涵括政党的政策，主要是党在长期活动中形成的一套价值观念、理论体系和非标准。他们的著述和论说对当前国内广为认可的“思想价值体系说”和“阶级工具说”产生了显著影响。何怀远（2001）提出意识形态三大基本要素，即认知—解释层面、价值—信仰层面和目标—策略层面构成了一个动态的三维结构，以此理论为基础就可以深入地剖析意识形态的工作中的一个常见现象“意识形态漂浮”。还有学者将政党意识形态进行自上而下的递变分层（宏观、中观、微观的三个层次）或作横向划分的逻辑并列（观念化、制度化、社会心理化的三个层次）。需要指出一点，马克思主义政党是意识形态色彩鲜明的政党，对政党意识形态的内涵理解和结构分层，都必须坚持一元化指导思想，“强调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魂”，筑牢“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形成的重要基石”。

西方学者在理解意识形态时“常常涵盖‘左’倾或右倾各种不同的倾向”，正如《布莱克维尔

政治学百科全书》指出的，“按照意识形态对权力的运用和抵制为特征的领域的实际影响（而并不总是明显的政治影响）”，将政党意识形态理解为“一种能提供政治认同及引导民众政治态度的符号模型”或“具有自主政治的现代社会（或正在实现现代化的社会）中基于组织的信仰体系。”譬如，迈克尔·罗斯金就认为政党意识形态是能激发人们奋斗并承受牺牲只为“事物能够比现在的状态更好”的“一个信念”，或是“一个改造社会的计划”。萨托利则认为在一党或多党制体制下，意识形态可能表示“一种对政治高度情绪性的卷入”（ideological heating，即意识形态的狂热）以及“一种特别的心态”（mentality, a formamentis，即作为感知政治的方法的意识形态认知，一种关注政治问题的、有独特教条性、原则性的高超的方法，实际上是一种源自文化的心理状态。）总的来说，大卫·麦克里兰对政党意识形态的内涵概括比较全面而流行。他强调政党意识形态就是为政党及其所代表的阶级和阶级集团进行辩护的思想意识，是政党成员对周围世界以及政党本身的认知体系，是为政党党员共同具有的认识、思想、信仰与价值，也是该政党政治纲领、方针政策、行为准则与价值取向的思想理论基础。

概言之，社会意识依赖和反映社会存在的本质特点，决定了政党意识形态的具体性、历史性、阶级性。政党意识形态，是政党所代表的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全部生活条件、根本利益、历史使命和阶级心理的理论化表现，是社会部分整体利益和意志的高度抽象表达，是党员、干部、领袖共同尊崇和信仰的理想、理论、制度、道德和核心价值等思想体系及其实践产物。包括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艺术、道德、政治法律思想、宗教、哲学等意识形态诸形式，各自独立且相互依存，如血肉一般超越了时空的局限和个人生命的际涯，通过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理论体系、制度建构五大层面熔铸和奠定政党意识形态形成、发展和变化的系统结构和实现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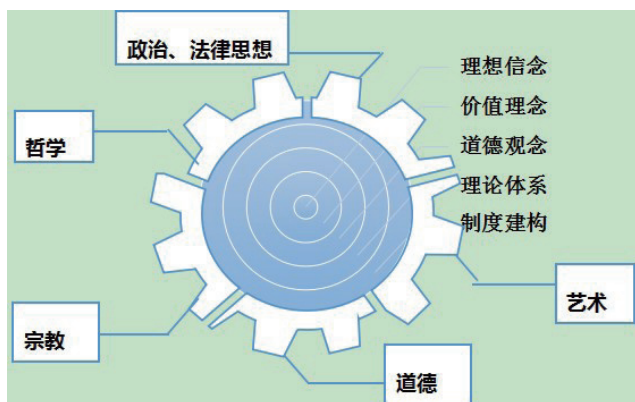


图1 政党意识形态的图式结构

## 二、政党意识形态五大要素的功能

在阶级、国家存在的前提下，“一定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是故，政党意识形态自结构，对经济和政治的反映不是消极的、漠不关心的，而是一个能动的复杂的运行状态，并且这种集中反映和遵循着自身独特的发展规律和一定的主观意图，政治与经济相互作用相互适应的程度与政党意识形态自结构的相互作用和协同发展程度，一定意义上呈现线性发展规律。具体而言：

（一）理想信念是政党的政治灵魂和政治取向，决定着党员干部的立场和方向，也决定着党员干部的言论和行动

作为人类特有的精神现象，理想信念与世界观、人生观和历史观紧密关联。在阶级社会里，不同阶级地位不同经济关系的人对人生的目的、意义和价值等根本看法上不同，对人类社会的起源、本质和发展规律等基本问题的根本见解上也不同。由此形成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历史观，对政治体系和经济社会发展最终要建立的理想社会和理想生活的政治信仰、信念和信心必然不同，唯有鲜明的阶级色彩是一致的。

资产阶级的理想信念是资产阶级安身立命的根本，“经济学家们”是资产阶级的学术代表，他们认为“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

所以他们说现存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站在了人类道义制高点，一生胸怀崇高理想的马克思恩格斯则庄严宣告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最高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确定和毫无疑问地把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共产主义的本质特征。他们的不惧任何风险，忠贞不渝，是世界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导师，为此，“无产阶级，特别是特色的先锋队——共产党，应该提起自己的无限的积极性和忠诚，成为实现具体目标的模范。”历史再清楚不过地表明，理想信念归根结底就是要回答“为什么人的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如果一个政治系统拥有坚定的理想信念，那么就有了赖以凝聚人心，一致行动的精神柱石。

（二）价值理念是政党的价值理想、价值准则和价值共识，体现政党的内聚力和社会整合力

价值理念是推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发展进步最持久最深沉的力量和精神追求，集中体现了一定社会的人们在经验传统基础上和未来理想生活意义上对促进个人自由全面发展，引领社会全面进步，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而主动生成和建立的一套价值目标、价值准则、价值认同和行为取向。价值尤其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统摄着社会多元价值观的主流价值理念和规范，“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价值理念与人们的需要、利益、兴趣、愿望息息相关，无不受制于一定社会历史条件，如经济、宗教、传统、地理甚至民族血统等各种层面因素所影响和制约。特别在阶级社会中，不同阶级地位的人对利害、是非、善恶、美丑等往往有着不同的评价标准。当生产力发展了，时代潮流变化了，整个社会的基本价值理念和时代精神也随之改变，人们对政治制度、政治决策、政治角色等的衡量尺度和行为选择也随之改变，由此要求政治系统作出适应性调整和变迁。正如卡尔·施密特说的：“一个政治系统如果仅靠赤裸裸的技术来保住权力，它甚至过不了一个时代就会崩溃。这

种观念是政治领域的有机组成部分,因为没有权威,就没有政治,没有信念伦理,就没有权威。”因此,构建充分反映本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核心价值观,是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政党的价值理念应该在更高层次更高意义上塑造出反映主流意识、大众心理、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社会认同的核心价值观念,为共同体的个人、阶级、集体的生存发展创设和注入特殊的意义、秩序和安全感。

个人自由和市场优先是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和理论,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和行动趋向,战后美国急遽扩张并迅速构建西方自由主义体系的三大基石,即自由民主体制以及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层面),强大的工业、金融和军力(实力层面),以及基督教新教文明(精神层面)。如今自由主义体系出现了动摇和萎缩,因为凡是涉及价值判断的重大问题都会激起美国全社会的尖锐分歧,掀起党派之间的激烈斗争——“民主、共和两党的议员只是基于党派立场、基于选举利益做出选择,而不是基于公共精神。”这一切说明“‘美国灯塔’不再闪亮,这是世界真正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十八大以来,党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将理想信念教育、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中国精神弘扬,中国力量培育紧密结合,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之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全过程,贯穿于“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以文化认同的意义引导国家认同,增强政党认同,强化社会认同,凝聚起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精气神,在胸怀“两个大局”中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团结奋斗。

(三)道德观念,尤其是政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事关政党民主法治观,事关政党治国理政现代化水平

道德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

劳动及社会分工的不断发展带来人的思维方式和社会意识的发展达到一定水平时才出现的,“它包括伦理思想和在伦理思想指导下人的行为所体现的情感、风格、情操等等。道德是一种依靠社会舆论、人们的信念、习惯、传统和教育来起作用的精神力量。”

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科学而全面地论述了道德的起源问题之前,历史上各种关于道德起源问题——这个道德理论基石大多是唯心主义的道德说教,大谈“率性”“人性”,“应然地”将义与利对举、道德与利益对立,掩盖了人类实践的目的和历史意义,无法正确揭示道德的起源和本质。正如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揭示的,“‘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所谓永恒的道德在历史上从来没有。

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观念同社会经济基础的联系比较密切,它总是比较直接反映着一定阶级的利益和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的性质和内容,并随着它所反映和服务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或迟或早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同时,作为社会意识的道德一经产生,便有相对独立性,一方面表现为对道德的历史继承性,特别是历代劳动人民培养起来的优秀道德品质都是人类的宝贵财富,特别是人们的行为有利于历史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都是合乎道德,值得弘扬。比如,中华文化的道德观念倡导从“道”和修“德”上达到知、情、意、行合一,进而实现内在外在共同作用、人和自然和谐平衡、主体和客体融合为一的理想境界。诚如《老子·五十一章》所曰:“道生之,德畜之。”这是道德观念在现实性与理想性、民族性与世界性意义上的高度统一。另一方面,道德观念对社会发展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为此,马克思主义结合时代要求,审视和构建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此同时,党高度重视吸收借鉴优秀道德成果,深化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坚持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带头讲政德、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以实际行动弘扬社会主义道德。

党风政风清朗，主流媒体守正，主流舆论求是，主旋律才更响亮，正能量才更强劲，全党全社会的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程度将更加稳步提升。

（四）理论体系是一个政党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实现理想信仰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最直接体现一个政党掌握真理实践真理的信心、能力和水平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马克思和列宁的两句名言集中体现社会意识在社会发展中的伟大作用。作为一定阶级或社会集团的思想、观点、方法系统化理论化的成果，理论体系就是一定阶级政党的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是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现代无产阶级无论作为革命前的被压迫阶级，还是革命后的统治阶级，都是依靠科学理论，占领历史制高点才获得思想统治权。

在马克思之前，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理论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产阶级领导人民推翻封建专制主义，掌握政权，并利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而且“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可以说，资产阶级是当时先进生产方式的代表。但是，当资本主义由自由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由自由垄断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以后，操纵本国的和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垄断资产阶级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共同敌人，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跟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没有什么不同，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一直宣扬意识形态的超阶级无党性的观点，把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说成是反映全民意志、超阶级的意识形态，企图抹杀它与劳动人民之间阶级利益的根本对立。因此，资产阶级理论和制度都是为巩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统治服务。然而，“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以科学的

理论为最终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指明了方向。”也因此，“这一学说在其生命的过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也就不足为奇了。”

那么，一个政党或阶级集团的理论体系如何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一个比较完整的、系统的理论体系应该具有怎样的理论品质？这些决定着—个理论体系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贡献。人类历史上重大的理论成果的产生、发展及其实践一再表明，理论体系的地位和贡献源于理论体系自身的科学性、人民性、革命性、开放性的品质特征。

（五）制度建构是政党保持意识形态权力，巩固政治合法性的合理的秩序安排

“经国序民，正其制度。”制度通常被定义为一套支配和制约人们在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行事规则的“选择集合”和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政党推进理论体系制度化的精神结果，“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因此，因势而变进行制度建构极端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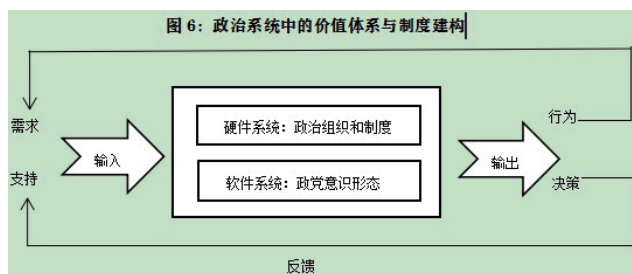


图2 政治系统中的制度环境与制度建构

就过程而言，政党意识形态所处的内外制度环境互动创造高水平的紧密结合，形成制度建构与变迁中的“两个依赖”：一种是“路径依赖”，风险虽小，但往往存在低成本陷阱；一种是政党意识形态自结构和状态依存。愈是认同度、内聚力与社会协同性一致的政党意识形态，愈能提供一套契合广大人民利益和认可的更完整、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那么，选择哪一条路径或者如何逐步缩小两条路径之乖离程度，需要认识两个基本问题：“决

定某一社会意识作用性质的基本条件”和“判断一种弊端可否由制度自身加以克服的根本标准”。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前者取决于“这种意识形态的经济基础属性”及其基础上的政党作用,后者“取决于生产关系性质基础上的国家性质”。换言之,政党意识形态反作用的这种“质”,规定着自身的发展命运和历史地位,而一切源于和取决于所有制问题。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性和人民性,决定了党领导的治理现代化,党推进的制度建构,“都要站在人民立场上把握和处理好涉及改革的重大问题,都要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改革思路、制定改革举措。”而“改什么、怎么改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根本尺度”。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积极宣传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进展,有效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奋斗,切实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 三、政党意识形态诸要素相互作用规律

恩格斯认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在这些现实关系中,尽管其他的条件——政治的和思想的一——对于经济条件有很大的影响,但经济条件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于全部发展进程并唯一能使我们理解这个发展进程的红线”。在这里,“影响”和“决定”两个概念,在性质上有分别又恰当地说明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角色和作用。不言自明,政党意识形态五大要素之间存在着独立性和关联性,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张力,但都根源于经济。这是我们理解和把握政党意识形态自结构辩证统一体的前提和基础。概括而言,这个为政党利益服务的辩证统一体呈现出三个基本特征:

(一)在精神层面上,五大要素在形成过程中先后不同,反映的内容意义上不同,但又互为依存

理想信念是思想的先导,奠定政党的政治灵魂。核心价值观集中反映了政党对理想社会制度、社会运行的基本原则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把握,还须

以强有力的道德建设为支撑。理论体系,尤其是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为正确探讨和铸就一个政党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澄明了基础和前提,赋予其蓬勃的生命力和发展动力。所以习近平说,“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的理论基础。”我们必须从理论上弄清,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主义的标志;我们也必须在理论上讲透,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进而坚定目标,脚踏实地,继往开来,接续奋斗,方得始终。今天,我们一些党员干部因现实复杂因理想遥远,而放弃梦想放弃追求,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他们就讲什么做什么,严重背离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阶级立场,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牢固。因此,全体党员铸魂补钙,“要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把理想信念建立在对科学理论的理性认同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正确认识上,建立在对基本国情的准确把握上。”

(二)在制度层面上,五大要素对政治上层建筑的反映方式不同,产生的作用不同,但又互为条件

理想信念是一条引线和红线,时刻要求全体党员“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政治清醒”和战略定力,制约着五大要素对社会现实反映的手段、表现的形式、发挥的作用,大体上依价值理念、道德观念、理论体系、制度建构的次序,一个比一个更具体可操作,更现实可验证,更富于建构性或解构性作用。历史经验一再表明,能否划清政党政权,划清政党与国家、政府与市场、政党与人民及其他各党派的关系等等问题,是一个攸关无产阶级政党长期执政和社会主义国家命运的历史性课题和长期考验,需要依法增强政党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必须清晰认识到,意识形态建设的重中之重是理想信念的培育,坚定理想信念是全面从严治党的第一难题,政治建党要一以贯之进行下去,离不开以思想入党、理论强党、制度建党为主要“抓手”和“龙骨”,夯实起全体党员干部思想的“四梁八柱”,从而坚定以党的自我革命

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与此同时，我们党必须提升“九种本领”，激发互联网的“最大正能量”，切实改革权力的决策、执行、监督、控制和传播的方式和机制，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善于把民众需求呼声转化为政党的理念、宗旨、目标，制定符合实际的实施方案，使民众切身感受到政党的理念、宗旨、目标的真诚、可信、共情、美好，赢得民众的认同共识，从而提升国家软实力和政党公信力。

（三）在实力层面上，五大要素同社会经济基础联系的密切程度不同，历史发展的前途不同，但最终都将走向彻底的消亡

依理论体系、制度建构、道德观念、价值理念、理想信念的次序，它们同经济基础的联系，一个比一个远些、程度大些。理论体系直接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国家制度建构尤其是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的重大变革，将快速且直接与原来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念发生冲突和矛盾，在这一传导和联系中道德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自身的传统和惯性；价值理念、理想信念往往要通过政治法律思想、道德观念的制度化等等中间环节才同经济基础联系起来。理论体系最直接、最集中地反映经济基础，在意识形态中居于核心地位，起主导作用。一旦理论和制度建构发生背离初心和使命，甚或是叛离，必然引发党员信仰的根本动摇和集体性脱离。可见，从实现阶级统治所必需的思想支配权问题来说，同经济基础联系最直接和最紧密的政党指导思想及其体系是否具有理论上的科学性、人民性、开放性和革命性的本质属性，将事关国家权力的道义基础，事关政权的兴衰存亡。当然，随着人类进入无阶级和无阶级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国家消亡了，政党也消亡了，政党意识形态也将随之彻底消亡。

总之，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历史活动的前提，决定了政党的性质，决定政党与国家、社会关系的基本面貌，进而决定政党发展的历史进程。人类历史发展和社会变革的经验表明，政党意识形态变革具有客观必然性，其能动性就在于政党能否制定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服务

经济基础的战略、方针、政策和策略，从而保持意识形态优势地位。换言之，对于先进政党来说，其意识形态能动性不仅在于能够反映社会变革的要求，把握社会变革的主动权，而且还在于能够引领变革的方向，把握变革的领导权，最终调控社会变革的进程，从而根本满足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要求，成为人民的意志和历史的選擇。

### 参考文献

- [1] 本书编写组.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 [2] 陈朋举. 政党意识形态研究的取向与特点——近十年来国内政党意识形态研究述评 [J].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5(01).
- [3] 大卫·麦克里兰. 意识形态 [M]. 孔兆政、蒋龙翔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
- [4] 戴维·米勒, 韦农·波格日诺.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 [M]. 中国问题研究所等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2.
- [5] 道格拉斯·C·诺斯.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M]. 刘守英译, 上海: 三联书店, 1994.
- [6] 弗兰西斯·福山. 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 [M]. 黄胜强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 [7] G·萨托利. 政党与政党体制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 [8] 韩源. 意识形态发展模型研究——兼论中国主导意识形态建设的战略取向 [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8(02).
- [9] 何怀远. 意识形态的内在结构浅论 [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01(02).
- [10] 侯惠勤. 纯客观的学术研究无法真正读懂马克思——以海尔布隆纳的〈马克思主义: 赞成与反对〉为例 [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6(12).
- [11] 侯惠勤. 共产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魂 [J]. 红旗文稿, 2015(18).
- [12] 胡锦涛. 胡锦涛文选: 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 [13] 卡尔·施米特. 政治的概念 [M]. 刘宗坤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 [14] 李巍. 美国自由主义的三大基石已被撼动 [J]. 2019年11月在IPP沙龙上的演讲内容(中), 内

容经本人审核。

[15] 李秀林, 王于, 李淮春.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修订本)[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4.

[16] 梁建新. 穿越意识形态终结的幻象: 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评析[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17] 列宁. 列宁选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2.

[18]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19]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8.

[20] 迈克尔·罗斯金, 罗伯特·科德等. 政治科学(第6版)[M]. 林震等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0.

[21]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22] 孙涛, 黄少安. 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状态和结构依存特征研究——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为例[J]. 广东社会科学, 2009(02).

[23] 万中航等. 哲学小词典[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2.

[24] 王长江. 政党的危机——国外政党运行机制研究[M]. 北京: 改革出版社, 1996.

[25]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26] 习近平. 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J]. 求是, 2019(22).

[27] 习近平.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J]. 求是, 2018(10).

[28] 余科杰. 论政党意识形态结构特征及其功能作用[J]. 新视野, 2007(05); 靳呈伟. 政党意识形态的变革[J].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 2011(01).

[29] 俞吾金. 意识形态论(序I)[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30] 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编委会. 中华思想文化术语1(哲学专辑)[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5.

## An analysis of the self-structure of political party ide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uang Yuehong Zhao Xinfan

**Abstract:** Ideology is the soul and banner of a political party, and its changing trajectory is a reliable indicator for us to evaluate the nature of a political party. Based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of the self-structure of political party ideology and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functions of the five elements of political party ideology are helpful to reveal the interaction law of the elements of political party ideology in multiple dimensions. This provides a perspective and feasibility analysis path that cannot be ignored for further expanding the study of political party ideology.

**Key word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olitical party ideological self-structure; intrinsic mechanism